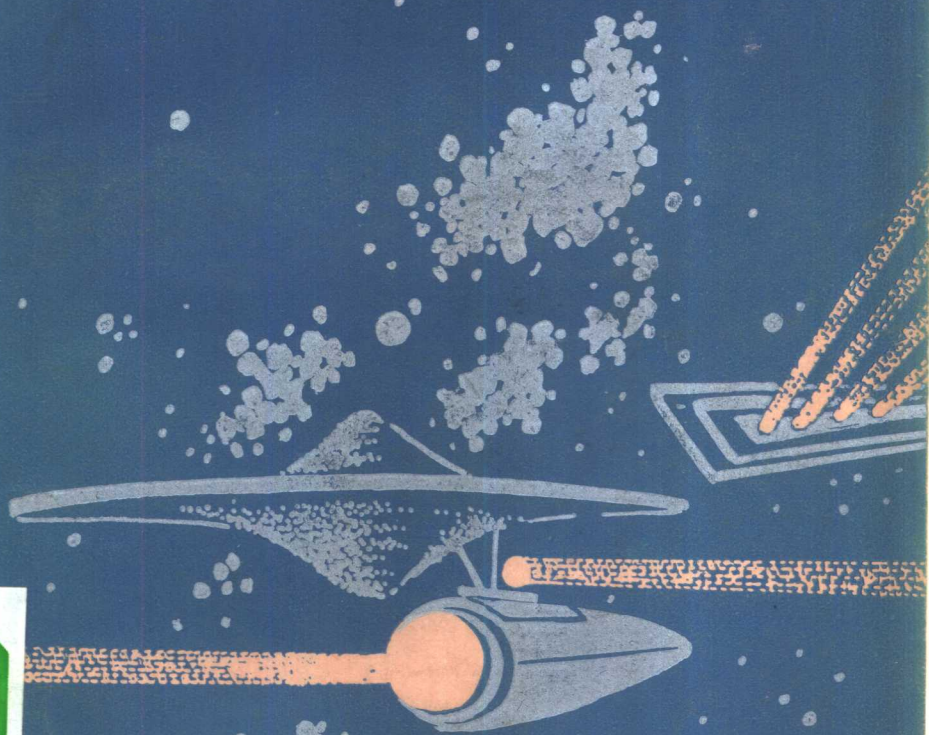


星际旅行

[美] 吉恩·罗登贝里著



新 华 出 版 社

星 际 旅 行

(美) 吉恩·罗登贝里 著

星 文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星 际 旅 行

[美] 吉恩·罗登贝里著

星 文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新华社印刷厂排版 机械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25印张 140,000字

1980年5月第1版 1980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10203·009 定价：0.57元

内 容 简 介

美国“企业号”宇宙飞船船长柯克接到星际飞行舰队总部发给他的紧急信息：一股巨大的、令人胆战心惊的发光“云体”向地球直冲而来，形势十分危险。据星际飞行舰队总部设在外层宇宙空间的观察站报告：“云体”直径相当于地球—太阳距离的八十二倍……它对发出的友好信号不作任何回答……突然，这一观察站被一道电光击中，五光十色，即刻化为乌有！柯克奉命率“企业号”拦截“云体”。在接近“云体”过程中，“企业号”几乎被云体击毁，最后由于及时停止电子扫描才幸免于难。“企业号”进入“云体”后，在奇幻的云体中航行……几经危险，经历了一场智斗，“企业号”终于冲出了“云体”，开始了另有一番天地的飞行。

本书根据同名电影编写，虽属科学幻想小说，不仅情节曲折，引人入胜，其中还有不少科学知识，给人以启发。

柯克将军的序言

我名叫詹姆斯·泰比里厄斯·柯克。家父及其父系祖先沿袭了一种传家姓的习惯，因此，我姓柯克。我起詹姆斯这个名字，是因为这是家父所喜爱的兄弟的名字，也是家母第一个爱情教师的名字。至于泰比里厄斯，我真是解释腻了，这是罗马皇帝的名字。由于某种深奥莫测的原因，这位皇帝的一生，是我祖父塞缪尔为之倾倒的。

我谈的这些情况并非无关紧要。例如，我用一个旧式男系姓，这说明了我和我所属的军种的许多情况。用男系姓的习惯，在其它地方的人类当中早已罕见，但在我们星际舰队的人们当中，仍是相当普遍的。我们这些人非常保守，个人主义思想浓厚。对我们来说，旧习惯是不容易去掉的。我们服从星际舰队的纪律，因为我们知道，在太空探险的现实，使得我们有必要服从纪律。我们感到自豪的是，我们每个人都自愿接受了这种纪律——在诱惑和危险都动摇不了我们信守誓言的决心的时候，我们倍加感到自豪。

一些批评者称我们星际舰队的人是“原始人”，他们这样称呼我们，不无道理。在某些方面，我们很象我们两百年前的祖先，而不象今天的大多数人。越来越多的人让自己

的特性消失于他们所属的集团之中，而我们却不是这样的人。我准备承认，这些所谓的“新人”可能是更高度发展的一种人，他们能够从我们这些比较原始的人永远不会了解的集体感中得到报答。但是在目前，这种新人却是很差劲的太空旅行家。星际舰队必须依靠我们这些“原始人”进行太空探险。

我们这些“原始人”，比高度发展的、极其睿智的和具有适应性的“新人”，是更好的太空旅行家，这种说法好象近乎荒唐。这种矛盾的说法，可以从伏尔甘对星际舰队最初几年的活动所进行的研究中得到最充分的解释。在这些年代中，飞船的消失，船员的叛变以及一些哗变事件，使太空探险工作几乎停顿下来。一度引起争论的这个报告，分析了这些神秘的损失，认为直接造成这些损失的事实是，星际舰队录用人员的标准太高。这就是说，星际舰队学院的学员在当时是从在各种智力和适应性测验中得分最高的申请者当中挑选的。人们认为，这些素质有助于应付星际飞船船员在太空探险中遇到的异常不同的生活方式。人们抱有这种看法，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真实情况却与此相反。问题是，飞船船员迟早必然要应付比他们自己的生活形式更发展、更先进的生活形式。结果是，星际舰队派出的这些极其睿智、极其灵活的人，终于为他们所遇到的更高的哲理、抱负和觉悟水平所诱惑。

我始终感到有趣的是，我在学院里的那一班学生，是星

际舰队根据比较有限的智力和灵活性所选择的第一批人。①当然，格外有趣的是，由于星际舰队的一个考虑欠周的想法，我们的五年使命得到如此详尽的记载，以致美国“企业号”的返回引起了公众的注意。不幸，星际舰队的热情甚至感染了记录我们的冒险活动的人们，他们对我们的描叙，特别是对我个人的描叙，是言过其实的。

最后，我发现，人们把我虚构成某种“现代的尤利西斯”。②我感到痛苦的是，我在这几年担任船长期间所作的决定，竟然备受赞扬，而明显的事实是，在这些年代里，我们的船员有九十四人死于非命。要是我当初更快地或者更明智地采取行动，其中有许多人本来还会活着的。我也不象人们所描述的那么勇敢。我从不欣然进行会使自己受伤的工作；我极其厌恶需要我冒生命危险的每项任务。可是，在这些受欢迎的事件的叙述者的性格中，有某种东西使他们习惯于进行夸张。因此，我下定决心，如果我再次参与一种吸引公众注意的事情，我一定要设法更为准确地叙述这个故事。

① 原编者按：柯克指挥“企业号”进行历史性的五年飞行，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在完成使命后使飞船和船员相对说来安然无恙、完整无损地返回地球的星际飞船船长。我们认为，在这个事实面前，所谓“有限的智力和灵活性”这句话，是站不住脚的。

② 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奥德修斯”，在罗马神话中称为“尤利西斯”——译者

读者当中有些人知道，我的确参与了这样一个事情——事实上，这件事情威胁了地球的存在。不幸，此事又使我为记录这件事情的人们所注意。因此，虽然可能有许多其它方式来叙述或描写这个故事，我坚持也要用写成的手稿来记载此事，并要由我加以改正，最后由我批准。这就是那个手稿，在这里用旧式的铅印书本形式奉献给读者。虽然我无法控制读者可能看到、听到和感到的对这些事件的其它描述，但是我可以保证，在本书里，每一个叙述、每一个想法和每一句话，都准确而真实地叙述了我所看到、听到和感到的关于维杰尔和地球的故事。

詹姆斯·泰·柯克

作者的序言

从詹姆斯·柯克将军在他的序言里所发表的意见来看，他选我来写这本书，可能是奇怪的。因为，我毕竟就是记载他最初的五年使命的人们其中的一个关键人物，将军已批评这种记载是不准确的，是“言过其实的”。

我觉得，终于使将军看中我的一点是，我始终象他那样珍视书籍。或者，也许他认为我在处理文字时，比处理影象更加可靠。不管怎么样，他显然知道，只要他坚持手稿要由参加过所叙述的事件的每一个人过目，必要时还要加以修改，他就能保证本书的准确性。斯波克、麦科伊医生、野仓海军上将、斯科特中校、“企业号”驾驶台上的人员，以及本书所列出的几乎每一个人，都已得到机会来审查描写他们所参与的这些事件的每一句话。最后印出的这本书，既反映了他们的意见，也反映了柯克将军的决心：本书必须是完全真实地叙述了实际发生的全部情况的一本书。

最后，从个人方面来谈谈。为什么我又来写“企业号”及其船员的事情呢？我已经对他们进行过描述，并且至少取得了一般的成功，难道我不能对新的和更艰巨的主题作同样的努力吗？当然能够。任何一个文明人，不管是不是作家

(文明人并不是作家的先决条件，反之亦然)都有漫无止境的事件和主题要求他给予注意，并且无疑应当给予注意。

为什么又写《星际旅行》呢？我设想，真实情况是，我总是把我对“企业号”及其船员的看法作为我自己对地球和人类的微观看法。如果说我们实际上还不是这样的，在我看来，十分肯定，我们应当是这样的。星际飞船“企业号”在其航行期间，远不是仅仅抱有尊重和宽容其它生命形式和思想的态度，它具有更为积极的力量，那就是对我们宇宙内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各种东西的热爱。我始终认为，这种热爱一切事物的能力，是第一个迹象，表明一个人或者一个种族正在接近于成熟。

对人类来说，从现在到成熟之间，可能仍然有漫长的困难岁月，但是我们至少即将理解，我们的未来既能够应付任何新的挑战，也能享受我们希望的并且应当享受的幸福。虽然我们人类离理解真理可能还有相当的距离，甚至在能够应付真理方面，也有相当的距离，但是我认为，我们终于开始了解，爱是真理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许它标出了通向真理的道路。我之所以喜欢柯克、斯波克、麦科伊、尤乌拉、斯科特、切科夫、查佩尔和兰德，主要与这种想法有关。“企业号”船员可能是非常容易犯错误的，然而他们也是这些更伟大的品德的一部分，我始终从这一点中为我自己找到了一些希望。

第 一 章

他感到来自他头脑内部某处的一种奇怪的震动，好象是某种复杂的图样开始在那里形成。然后，这种图样成为一种记忆。他认识到，他正在接到星际舰队司令部的一种警报信号。他不喜欢这样一种感觉。由于他知道，这种感觉来自在他大脑内部安放的一个装置，他就更加烦恼了。按照星际舰队的惯例（事实上，这是一种规定），他在接到他的首次指挥职务时，就要在他大脑里安装一部收发报机。这是最后的信号装置，只供在发生最严重的紧急情况时使用。这只是星际舰队司令部第二次以这种方式进入他的头脑。*

“出了什么事啦，柯克将军？”

这个问题是一向在亚历山大港管理埃及一以色列博物馆的一些利比亚学者之一提出的。柯克正在非洲的一些美丽的

* 原编者注：在发生这些事件时，星际舰队安置的收发报机仍然保密。无疑，海军部担心公众可能错误地认为这是控制思想的装置。安置控制行动的装置曾造成了恐怖，导致二〇四三——四七年的流血的思想控制叛乱。显然，凡是足以使人们想起这种恐怖的事情，都会使公众对星际舰队的尊重受到严重危害。

古老城市进行休假旅行，他在地球上所有博物馆中的这个最有名的博物馆参观杰出的历史展品。起码可以说，在这样一个地方收到星际舰队的紧急信号，是极不寻常的，他对这一点所感到的惊奇使他差不多站起来，他知道他脸上一定表现出有所惊恐的样子。他对提问的这个利比亚人摇了摇头，然后又坐在他一直在使用的研究工作台旁边。

詹姆斯·柯克过了一会才使自己安定下来。实际上，他在这个地方接到这种紧急信息，那是最好不过的了。他在假装全神贯注于他的研究工作台的观察器的同时，可以把清醒的思想从他的头脑中排除，让他的装置在那里创造影象，信号持续多久，影象就创造多久。

后来，信息开始在柯克的脑子里形成，它首先是作为一种强大的幻想出现的。起初是各种影象，有许多影象是他最近对这次休假旅行、对所研究的历史、对这里的博物馆以及对这个利比亚人的一些清醒想法的残余。这些影象自行安排成为图形，这些图形成为符号，有点熟悉的外来符号——然后柯克认识到，这些符号是附在军舰上的。

克林冈军舰！

柯克觉得自己看到了三艘克林冈巡洋舰，这些军舰看来正以战斗编队形式，用牵引力速度前进。这些影象变得更为具体了，越来越真实了——他能够开始有意识地思考它们了。这些克林冈军舰很大，样子可怕——无疑，是他们新的克廷加级重巡洋舰，海军部的一些战术家担心，这些军舰可能比星际舰队第一线宪法级军舰的速度更快，更强大。

难道这就是发出这种警报信号的原因吗？难道是关于宿敌的新武器的情报吗？柯克立即排除了这种可能性。敌人拥有一艘新的星际舰船，这不能算是一种紧急危机。仅仅由三艘克林冈军舰组成的这个编队也不能对地球或联邦构成任何严重威胁。这种警报信号一定是涉及别的情况，更为重要的情况。

由于这些影象已在柯克的脑子里确定下来，他的收发报机就开始把司令部的警戒信息渗入到他的思想中。据他猜测，星际舰队是从它沿克林冈帝国边界设立的许多太空前哨站之一收到这些影象的。这个前哨站——爱普西隆九号——及时发现了克林冈巡洋舰，并及时发射了遥控传感器以渗入巡洋舰编队。柯克高兴地看到，克林冈军舰不知道有东西在尾随它们，对它们进行研究。

发射遥控传感器的目的是收集关于克林冈新巡洋舰的设计的情报。但是，这些遥控传感器一旦到达那里，就了解到重要得多的情况。某种东西侵犯了克林冈边界，越过克林冈领上，克林冈人以典型的方式作出反应。这种反应就是派出了重巡洋舰攻击编队。

然后，克林冈军舰转了一个大弯，柯克可以开始认明在那个方向的前头有一个物体。他一度怀疑他收到的这个影象的准确性——它似乎只是一个云体。不错，它异常明亮，不同于柯克从前在太空所见到过的任何东西，但是，为什么克林冈军舰要攻击一个云体呢？后来，当这些巡洋舰更接近这个云体的时候，柯克开始知道，这个云体大得令人难以相

信。后来，他所收到的信号证实，这个云体的直径为几十亿公里。此外，他了解，这个云体穿过克林冈领土的速度是如此之快，这个巡洋舰编队是能够对它进行截击的仅有的克林冈军舰。

它很快地飞过来了。为首的克林冈军舰向这个“云体”的核心发射了一枚光子鱼雷。它的鱼雷只是消失了——这使柯克得到这样的印象：差不多是“神力”的力量要鱼雷消失，鱼雷就消失了。然后，好象克林冈人惹怒了某种东西似的，柯克看到从“云体”中出现了一团绿火，直奔发射光子鱼雷的那只巡洋舰。它显然是某种能电，然后，进攻的克林冈军舰为短鞭似的强大的绿能闪光所包围，接着军舰就爆炸而化为乌有！另外两艘巡洋舰也发射了鱼雷，也同样轻而易举地被摧毁了。

这种“幻想”突然结束。柯克看到，那位利比亚学者又在迷惑不解地望着他。为什么这样呢？柯克马上认识到是怎么回事了，原来这位学者看到柯克在发抖。

他的头脑在向他说明什么呢？克林冈人和他们的军舰现在成为挂在墙上的展品？这些字是从哪里来的？它们的意思是什么？

这个“云体”只是在经过克林冈领土，它的兴趣并不在克林冈人或他们的帝国。对于他们的重巡洋舰的攻击，它象拍打昆虫那样容易地进行了回击。它的兴趣在别的地方。

柯克明白是什么东西使他感到害怕。在所收到的这些影像的某处，司令部的警报信号通知他说，大得可怕的发光的“云体”正在沿着确切的路线朝着名叫地球的行星飞来。

第 二 章

斯波克跪在石雕上，这块石雕是如此古老，甚至在最古老的伏尔甘传奇中也查不到它的由来。斯波克的长袍具有象这块古石上刻的那种花纹。只有住在戈尔高原的伏尔甘师傅知道这些符号的意思。斯波克是在“企业号”完成了它历时五年的历史性使命以后不久来到这里的。

在斯波克看来，他没有其它的选择。只有通过戈里的师傅，他才能“超脱”。而只有通过“超脱”，他才能一劳永逸地使自己摆脱他的一半人性，他认为这一半人性是造成他的痛苦的原因。

“斯波克，伏尔甘的萨莱克的儿子和地球的阿曼达的儿子，你准备向我们暴露你的思想吗？”

这是人类所能进行的最接近于原文的翻译。这些话实际上是用古老的伏尔甘语讲的，是蔡师傅讲的。在蔡师傅的两边，站着几位小师傅，他们嘴里唱着赞扬理性的颂歌。

“我准备这样做。”

斯波克作了传统的、预料中的回答。但是他感到不安。他的回答完全是实话吗？迟至今天上午，他觉得他是完全准

备让伏尔甘师傅们审查他的。在过去的九个伏尔甘季节^{*}中，他不仅经受住了“超脱”的磨炼，而且严峻的考验已使他达到了不会感到困惑、疲劳和痛苦的觉悟水平。他知道他已使师傅们感到高兴，甚至使起初不愿让半个伏尔甘成为戈尔的一个侍僧的那些人感到高兴。没有人再怀疑他了——除了斯波克自己以外，没有人再怀疑他了。

直到今天上午，斯波克一直很肯定，他已最后地、完全地把他的一半人性及其可耻的感情遗产驱除了。在伏尔甘的太阳升起前一个小时，斯波克前往他选择作为自己的海角的那个海角，在那里，他以清除杂念的沉思来迎接这个重要的一天的红色黎明。他已知道，他今天将面临蔡师傅本人，这位师傅将邀请他同她一起在思想上融合起来，以便她可以把宣布他已“超脱”的古老符号放在他的脖子上，斯波克在今天上午寻求他的意识时，是特别警惕的，以防他在戈尔这里所取得的成就中有任何骄傲痕迹。他只做了要他做的事情，而且很幸运，他这样做了。斯波克一边这样想，一边抬头朝着他知道是太阳和地球所在的那个方向看着红色的黎明天空，并开始怀着尊敬心情，向他母亲所在的星球和这个星球所代表的他那一部分生命，简短地作最后的告别。他早就决定，他既不再回到那个星球，也不再在它的人民中间活动。

• 一个伏尔甘季节相当于地球上的二年八年

吉姆！* 再见，我的……我的朋友。这是我最后一次让自己再想到你，甚至是再想到你的名字。

正是在这一刹那，一种强大得惊人的意识突然进入斯波克的脑子里。差不多好象是某种强大的实体，一直在银河系中寻求关于地球和人类的某些早就需要的答案，并且就在斯波克向地球和柯克告别的那一瞬间，了解到斯波克的想法。虽然斯波克在当时毫不了解它意味着什么，他感觉自己差不多好象是一块有生命的“罗塞达碑”* 一样被人们检查，它能够理解逻辑和人的无理性情况，因而可能是一把钥匙，一个完全合乎逻辑的实体可能依靠这把钥匙来理解地球和人类。

最令人震惊的是，它使斯波克害怕了。就在他将要被宣布摆脱一切情感的那一天的上午，他感到……害怕了。不是为自己害怕，而是为地球以及为地球上那些他长期来非常熟识的人类害怕。

他怎么可能有这种感觉呢？无疑，恐惧不仅是一种情感，而且他怎么能为一个星球、为他已经从他的意识和从他生命中驱除出去的人们抱有恐惧感呢？

“在这里的沙滩上，我们的祖先排除了他们的动物情感，因此，永远把他们的思想奉献给逻辑……”

* 对柯克的昵称——译者

* 一七九七年在尼罗河口的罗塞达城发现的埃及古碑——译者